

庚子 風云

鮑昌

GENGZIFENGYUN

庚子风云

第二部

鲍昌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天津市赤峰道124号）

天津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22 3/4 插页2 字数510,000

1984年3月第1版 1984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500

书号：10151·704

定价：2.30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一部以义和团运动为题材的长篇历史小说。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叶,在大清帝国庞大的躯体内,“新与旧在交替,中与外在冲突”,义和团以异军突起之势,由南而北,自东徂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反帝爱国斗争。作品以李大海一家的悲欢离合为引线,真实地、历史地描述了以义和团起事、北进直隶到八国联军入侵、慈禧太后仓皇西逃等一系列历史事件;描写了众多的、性格鲜明的义和团首领的形象,以及宫廷内部、王公大臣之间错综复杂的斗争。书中生动而形象地再现了当时各个阶级、阶层复杂的社会关系,描绘了京津一带的风土人情、生活习俗和政治风尚,活脱脱地勾勒出一幅晚清社会生活的广阔图画。

这是本书的第二部。

第一章

公元一九〇〇年一月，岁在己亥，在北京皇室禁苑中南海里，幽囚着一位不平常的人物。他就是当时名义上的中国最高统治者——大清光绪皇帝爱新觉罗·载湉。

入冬后的一场大雪，覆盖了整个的中南海。这个被外国人艳称为中国皇太后“冬宫”的中南海，完全变成了一片白银世界。常绿的松柏、铁青的山石以及那土红色的墙垣，都在厚密的雪衣下改变了形象，朦胧了光辉。罩在湖面上的凛寒的大气，似乎被洗沐得更加澄洁了。宫禁森严，门墙千仞，在这积雪的禁苑里是一派肃穆与寂静。除了偶而有几名苏拉太监来往之外，休想再看到什么人影。一阵疾风驶过，你能分明地聆听到树枝被折弯的尖细的响声，和那沙沙的雪团爆裂声。但当风声过后，便又万籁俱寂。

这是一天里的黄昏了。天色过早地暗下来，弥弥洒洒的积雪使地面上辉映出清幽的莹光。从南海迤西的仁曜门里，走出了几名太监，他们提着食盒，打着灯笼，沿着积雪未扫干净的石径向南走来。走了不远一段路，过了一座石桥，他们来到了瀛台。

瀛台岛内的一组亭台楼阁，仿佛在严寒的雪夕中冻僵了。

黑魑魑的一片楼影，死寂得令人悲哀。只是在偏东的一个楼角处，窗棂间有个光亮，好象是一枝宫烛，在发黄的窗纸上晕染出一个不大的光圈。

那就是光绪皇帝载湫所点的灯。此刻，他一个人枯坐在床几旁，一手拄着后脑，回过头来对侧面的墙壁发愣。在床几上，杂乱地堆着一叠碎纸片。这些碎纸片是他不厌其烦地把一个恨到骨髓里去的仇人名字写在纸上，尔后又狂恨地把它们一张张撕成碎片的。这个纸上的仇人名字就是——袁世凯。

载湫今年二十九岁了。他那张在满洲皇裔中罕见的清秀的面庞，如今刷上一层早衰的苍白色。眼泡微微浮肿，有了褶皱的眼睑下面隐现出一块淡淡的青晕。嘴唇几乎没有一丝血色，而削瘦的双颊更是缺乏肌肉的光泽。鬓丝已经老长了，没有适时栉理。身穿一件元色缎面黑貂皮袍，上无外褂，腰未束带，一眼便给人以疏失不整的感觉。他常常微闭二目，好象在倦怠地养神，但一听见什么响动，便神经质地睁开双眼，眼睑下的肌肉象电击一样引起一串轻轻的颤抖。他整天不愿说一句话。有时肝痛发作，他捂着肚子，混浊地发出一声呻吟；有时他的思想恍惚起来，啜囁着几句含意不清的话，那声音极为柔细，就跟蝇蚊的声音一样。除了必要的饮食起居动作外，他也很少在屋内走动，在这冷宫一般空虚黑暗的楼阁里，他实在就象一具幽灵。

那几名送御膳的太监，悄悄地走上楼来。他们跪着给皇帝请过安后，便把御膳摆列在硕大的床几上。这一桌筵席珍饈罗列，美味杂陈，看上去十分丰富。然而经过远道传送之后，没有了一丝热气，而许多菜又是上一顿剩菜重新煨熟的，更觉腐冷不堪。特别是看到稻米饭内，又掺上了闪闪发光的玻璃粉

时，载湉忽然睁大眼睛，刹那间象石膏像般凝住了。一场惨痛的宫闱剧变，一段决绝的母后之情，一种难以想象的妇人的狠毒心计……在他那早已破碎的心脏上，仿佛又被人深深地扎了一刀，他只觉一阵心绞痛，立时就有一团泪水从眼角溢出，冰冷地从面颊上流下。

几名太监中有一名是照顾过载湉幼年生活的老“谄达”^①，这时不忍心地低下头，从他那平滑无须的面颊上，也流下了酸辣辣的热泪。

载湉没吃几口饭，便让人把膳席撤下去了。空荡荡的楼阁内，又剩下他一个茕独的人影。他微阖起双目，听任那不成脉络的意识流动把自己带到一个惆怅的境界里去。他很想闭目养神，让自己从思想的纷集中暂时得到解脱，但，从他胸中挤压出来的紊乱思绪，一直不能使他安静下来。郁积的闷气在他的腹部胀满，压迫他的肝区隐隐作痛。这时他产生了难以平息的烦恼、焦躁与空虚。他觉得自己的体力确是衰退了，一如那些御医脉案上所说，当真成了一个病人。

于是他顺手把扔在床头的“御医脉案”拾了起来，带着自嘲的苦笑又往上瞄了几眼：

……请得皇上脉息，左寸关弦而稍数，右寸关沉滑微数，两尺细弱，沉取尤甚，面色黄青而滞。

……舌苔边黄，左牙疼痛，唇焦起皮，口渴思饮，喉痒呛咳，气不舒畅，心烦而悸，不耐事扰，时作太息。

……丹田气觉不足，腹中窄狭，小腹时见气臌，下部觉空……夜寐少眠，醒后筋脉觉僵，难以转侧，梦闻金声，

① 专门照顾皇帝生活，或教给皇帝宫中礼节的太监。

偶或滑精，坐立稍久，则腰膝痠疼，劳累稍多，则心神迷惑，心中无因，自觉发笑，进膳不香，消化不快，精神欠佳，肢体倦怠。

……谨按诸症总由禀赋素弱，心脾久虚，肝阴不足，虚火上浮，炎其肺金，而灼津液使然。宜用甘温之剂，以培真元；惟水亏火旺，不受补剂，是以用药掣肘，今谨拟用养心理脾，润肺生津，滋养肝肾之剂，而寓以壮水镇火之品，仍宜节劳，静养调理。

下面便是开的药方，什么“云茯神苓”、“淮山药”、“细生地”、“元参”……等等一大堆药名，而“引用天花粉二个”云云。载湉阅过之后，心中好不是滋味。半晌之内，两眼发直，似乎正依着脉案在衡量自己的病情。病么，不能说没有一点。——他思忖道——无非是阴虚肾亏，身体荏弱一些罢了。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为何那些太医和各省督抚延访荐进的名医们，络绎不绝前来请诊，而且深文周纳，写出如此繁复的脉案医方，传示天下？前几天，有个太监且向他微露消息，说是皇太后正在派人催修永和宫，以为将来皇上养病之所了。

此中的一切奥妙，载湉在几经思考之后，也便看出一些端倪。这不外是要搬演武曌故事，使自己成为唐中宗第二，伪造之脉案医方，则可为异日逊位张本。想我身为皇帝，不过是徒拥虚名。塞聪闭目，失意怀忧，居此瀛台，无异犴狱。上则受制于皇后，下则被厄于阉宦。众叛亲离，含辛茹苦，禁苑中的阴暗时光，人何以堪？

正在载湉忧思之际，一股冷气窜入室内。那是棂间的窗纸，日久洞破，室外寒风钻了进来。载湉寒不可耐，只好蹲在

床头，披上棉被，困缩一隅。

他在心中骂着李莲英这般助纣为虐的太监，也带着甜蜜的辛酸，怀想起他心爱的妃子——珍妃。这当儿，又十分自然地忆起了去年的戊戌政变。他觉得风云莫测，大变遽生，时局反复，俨如春梦。曾几何时，自己隐忍躊躇，盘桓俟时，终于慧识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一辈新党，本想维新图治，变法自强。仅在百日之中，颁下数十道明诏：停科举，建学堂，裁冗员，汰弊政，修铁路，设矿务……新政新法，不胜枚举。孰料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内而宰辅，外而疆帅，所有的顽固旧臣，都与母后那拉氏为一党，执意保守，故步自封，把新政视同洪水猛兽，指摘纷纭，终于导致了八月初六日大祸发生。结果是皇太后重又垂帘听政，所有四月以后的新政诏旨，一概作废；康梁二人远逃外国，生死不明；谭嗣同等六人引首就戮，血染长衢。整个的事件如同皂沫一样，瞬息消亡了。

载湉在他的纷杂得不成连缀的思潮中，竭力想把当前的政局理出个头绪来，却觉得十分困难。因为在他名义上“视政”的十多年来，数不清的内忧外患，例如辽东、台湾、胶州、旅大等领土的丧失，黄海、安南的兵败，乃至国内工商萎靡，百业凋零，贪污盛行，民变蜂起，一如万箭攒胸，齐集心头。他觉得自己有愧于祖宗遗训，正面临不测之渊。如果再甘蜷屈，不思鸿飞，那么，老祖宗努尔哈赤开创的三百年皇朝正统，必将倾于一旦，而明末崇禎皇帝自缢煤山，定是自己的下场头了。

想到这里，蜷坐在室内黑暗一隅的载湉，深黑的眸子映了几映，看那样子，很想重萌大志，再奠玄黄，正在设想一番新的作为。但，昂奋的思潮并没有冲动多久，眸子中的光亮便又

渐渐熄灭了。这时，某些经常萦绕在他眼前的人物头像，又一个一个浮现出来。这些人像，仿佛构成一个图囿，把他禁锢在当中。那高高在上使他不敢仰视的，是手执生杀予夺大权的至尊的慈禧太后，她呵叱如雷，目盼如电，喜怒之间，杀人如草。自己就象一具傀儡，被她牵着线，再也休想逃出她的如来佛手心去。紧站在皇后身旁的，是一个面目狞恶、骄横谰诈的总管太监李莲英。此人工谗善媚，竟使慈禧太后入其彀中，言听计从。他从不把我这皇帝放在眼中，多年以来，拨乱宫闱，才使我落得如此凄惨的下场，真恨不得把他碎尸万段。然则他以太后为靠山，权倾举朝，我又奈之若何呢？所谓的内阁大臣，也都是些老朽不堪的人物。内阁大学士李鸿章，本是镇压太平军与捻军的“功臣”，又是办洋务的老手，但从甲午以来，被人置为媚外；戊戌政变中，太后以他常和洋人拉拢，已经不那么信任了。如今他入阁办事，位列班首，不过唯唯诺诺，大权早已旁落了。内阁大学士其二是昆岗，但凭是个满人，才力难孚众望，又只知韬光隐晦，是没有什么指望的。大学士其三是徐桐，以汉军旗人起家翰林，平流进取，得至公卿。此人年过花甲，头脑顽钝，是个把洋人洋务恨到骨髓里去的人。戊戌政变中，正是由于他力排新党，才被太后深加宠信的。大学士其四是荣禄，这人简直如何了得！如今他真是日行中天，不可一世了。……

在想到荣禄的时候，载湫不自觉地把头埋入围拢的棉被，两肩微微颤抖起来，几滴泪珠，浸进冰凉的被头里去。他因为愤怒、仇恨、痛苦而又无告，激动得要发狂了。

唉，他不能再想下去了。他承认自己是个弱者。尽管他不愿效法那刘禅归命，徽钦青衣，亡国之悲使他心怀忧惧，但，

他对此无能为力。整个的中国正在陆沉，日甚一日，年甚一年，九百万方里的锦绣江山，将为土崩，将为瓦解，将为豆剖，将为瓜分。狂澜所及，无可推挽。他觉得自己也正坐在这下降的沉舟上，不随着沉舟葬身海底，便卷入惊涛中灭亡……

窗外是漫长的冬夜，朔风怒号，吹得窗纸猎猎作响，室内的气温更下降了。

在一场孤独而又苦恼的沉思之后，载湉突然怔忡地跳下床来，披上皮袍，向屋外走去。这动作是下意识的，他自己也说不出为什么，在这数九严寒的雪夜，他竟把自己投身于户外的寒风之中。

他的脚步声很轻。黝黑的身影在楼廊中穿过，直似一具幽灵。走下了他日常起居的香宸殿，穿过了景星殿、绮思楼，他来到瀛台岛的中央。这时，巡夜的太监发现了他，在向他跪拜行礼后，连忙打着灯笼凑到他的身旁，对他实行监视。

在呼啸的寒风中，他依稀地听到一种“橐橐”的声音，从附近的冰面上传来。这引起了他的好奇。他循着声音，踱到了岛边。那巡夜的太监紧紧钉梢在后面。

只见太液池的晶莹冰面上，正聚集一群工匠，冒着寒风，在冰面上凿冰。环绕着瀛台岛，他们凿成了一条围带似的“护城河”。这样一来，瀛台又成了孤岛，断绝了与外界的交通。

载湉马上明白了一切。他苦笑着，脱口便说了一句：“这是怕我逃跑啊！”

靠在他身边的太监没敢答腔，装着没有听见一样。但载湉心里明白，前不几天，皇上让一个小太监陪他到冰上走走，一走走出老远。第二天，太后老佛爷便降旨让工匠凿冰，那个小太监也不知去向，八成儿是让内廷给活活杖死了。

载湉在岛边伫立了片刻，一言不发地又踱了回来。他路过太监们居住的房屋门口，看见屋内有桔黄色的烛光，忽而心血来潮，一推门跨入室内。

这室内燃着一枝红色宫烛，火炉生得很旺，暖气扑面而来。几名太监，有的在床上假寐着，有的正在擞火炉子，还有一个太监在烛光前看书。他们看见皇帝驾到，慌作一团地在地上跪倒。

载湉没有吱声，一屁股坐在烛光前的椅子上，把那本太监正看的书，端在手里。原来，这是一部毛宗岗批点的《三国演义》。

载湉有一搭无一搭地翻看了几页，忽然，有一回的回目跳入他的眼帘——“曹丕废帝篡炎刘，汉王正位续大统”。他认真地一行一行看起来，身旁的太监，他全然不加理会了。

过了有十几分钟吧，一个上年纪的老太监，懂事地禀奏道：“奴才跪奏皇上：今天夜里天气挺冷的，请圣驾回房安歇吧！”

载湉也知道，他在太监屋子里看闲书也不成个体统，只好慢腾腾地立起身来，喟然长叹一声说：“唉，我还不如个汉献帝啊！”这话说得很响，以致屋内的太监们听了一个真真的。

很难形容他此刻的复杂心境。由于看了几页感慨的书，原来蓄积在胸中的气闷、苦恼和悲愤，来回冲荡着，几乎要挣破他的胸腔爆破出来。他气咻咻地向门外走去，印堂发暗，从脸色上看，他正处在神经质发作的边缘。

也是凑巧，在他气咻咻向门外走去时，一个年纪不到二十岁的小“苏拉”，躲他不及，身形往后一闪，碰倒了条案上的一个古瓷茶碗。“咣啷”一声，茶碗在地上摔个粉碎。

载湉立刻光火了。他认出这是一个职位最低的小“苏拉”，而且也不是李莲英总管的心腹人，他是有权来惩罚他的。于是，他狂怒地高呼一声：“出去！给我跪在院子里！”

那个小“苏拉”立刻流出眼泪，战栗的神情似在向皇上恩乞宽恕，但载湉心坚似铁，毫不施恩，反而加上一句更严厉的：“出去跪下！不等我开口你别想起来！”

小“苏拉”无可奈何地到院中跪下了。载湉在几名太监伴随下，重新回到香宸殿。这一顷间，他的心绪更趋恶劣。他恨不得把室中的什物捣碎，借以舒放出胸中的幽恚之气。在这种难以抑制的暴躁中，还涌现出一种邪恶的自鸣得意。他觉得，自己毕竟还是个皇帝，揆天则地，位极九重，凡在我的版輿之内的，都必须唯我是尊。你们这些臣民庶子，芸芸众生，必须听命于我的威权……

香宸殿内的灯火又亮了许多。载湉拥着棉被，不知在什么时候进入睡乡。户外，依然是朔风怒号。但是，停了一会天晴了，冬夜以寒冷的月亮，把它那冻得惨白的月光，拂照上香宸殿前面的涵元殿的前楹，映出了那一幅用台阁体写得十分端庄然而又颇具讽刺意味的楹联：

昼永闲窗琐，竹边棋墅；

日迟帘幕静，花外琴声。

第二天的早晨。

冬天的畏寒的太阳，懒洋洋地从东方升起，它象一面铜钲，刚刚挂在紫禁城角楼上时，整个的中南海，便沐浴在一片金红色的光辉里。禁苑内的苍松古柏，郁郁苍苍，被积雪点缀着，好似开放出千万朵粉萼琼花。太液池上，凝结着一层透明

而清寒的大气。向金鳌玉玦桥的方向北望，北海白塔，象秀媚的仙女一样绰立在粉黛斑驳的塔山之上。禁苑内依然是肃穆得令人生畏。那惟一造出些音响的是，在寒天中出来觅食的麻雀，它们在树丫间叽喳叫上几声，随即抖落下一团雾似的雪粉。

这时，在离瀛台不算太远的仪鸾殿里，西太后那拉氏已经起床了。她坐在铺着黄龙绢垫的御座上，披阅奏折。多年以来，为了表示自己“宵衣旰食，不遑暇逸”，那拉氏形成了一个习惯：每日黎明即起，在早膳之前，便率先处理国家大事，或者批阅奏折，或者接见军机大臣，不这样做，她觉得是“寝馈难安”的。

今日的奏折中，最伤脑筋的是袁世凯报来的“山东教案”和各省督抚报来的有关各地“会匪”活动的详情。所谓的“山东教案”，军机处大臣们以为事关重大，一直是仰企皇太后亲旨定夺的。那拉氏在处理这个案件时，也是自首至尾贯彻始终的。十一月初四日，因山东地方义和拳、大刀会等组织“藉闹教为名，结党横行”，而“地方文武弹压缉捕，俱不得力”，乃亲降谕旨：“命山东巡抚毓贤，来京陛见，以工部右侍郎袁世凯署山东巡抚”。这袁世凯率领武卫军右营到了山东，着实大杀大砍了一番，把朱红灯、本明和尚一千要犯的余党追捕缉拿，基本上绥靖了地方。不料一波方平，一波又起，十一月下旬，山东平阴县又出现了英国牧师卜克斯被害事件。这件事，促成了十二月十一日各国公使在京集会，英国公使窦纳乐给总理衙门发来抗议照会，指责前山东巡抚毓贤“奖励排外团体，应负卜克斯案件的责任”。为此，清廷曾给英国公使写了道歉信，还在《京报》上公布了谕旨：“著袁世凯迅将疏防之该管

各官，先行参处，一面勒限严缉凶犯，务获惩办，以靖地方，而敦邻好”。然而到今天，这个案子还没有完善了结。

山东发生的这一连串事件，使得那拉氏如鲠在喉，颇不安宁。无形中，她对刚撤职的山东巡抚毓贤大滋忿恨。原来，这毓贤是那拉氏相当欣赏的一员大吏，故迭经擢拔，授为山东巡抚。恨只恨他铁腕不灵，接二连三地酿成教案，开罪洋人，不得不把他撤了职。想到这里，那拉氏好不闷气，觉得山东这块地界，民风强悍，实难治理，不知有几多好官，把功名断送在那里了。

但是，当那拉氏依次看了其他一些省份呈来的奏折后，她就不得不收起来对山东一省的偏见。“民风强悍，实难治理”的，岂止是山东一省呢？你看，直隶总督裕禄的告急，就比山东尤为严重。未被剿灭的朱红灯余党，显然已窜入直隶南部故城、清河、曲周一带，且有继续北上蔓延之势。四月间有赵三多者，在正定大佛寺一带与各路师兄聚会，图谋不轨，这恐怕与朱红灯辈亦有联系，然而近畿有警，更为心腹之患了。河南、安徽也不平静，安徽涡阳人刘疙瘩，年前曾聚众一两万人起义，刚被镇压下去，最近听说其余党要再起波澜了。江南各省又怎样呢？浙江严州、台州各府县也兴起教案；江西贵溪县有一股乱民，竖旗大书“官逼民——”三字，正在和官军争战之中。在四川省，著名的“余蛮子”余栋臣起义队伍，竟然进入湖北了。最引人瞩目的，是海外有孙文其人，从甲午年起就创立兴中会于檀香山，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自命，简直是元恶大憝，人人得而诛之……这些情况，正如一份奏折中所概括的：“各处会匪，名目甚多，有兴中、安清道友、袍哥、天地、哥弟、三合、三点、大刀、小刀等名目，潜匿各省。而

营伍废弛，兵弁或有入会者；捕役卯册，匪徒亦有含混挂名者。地方官不能严拿重惩，致令肆无忌惮……”看来，情况是怵目惊心的，十分严重。这就是所谓祸生肘腋，万不可疏忽大意的啊！

那拉氏沉哦片刻，慢慢抬起头，脸象青铜一样冷凝着。这时，她很自然地想起一句话，那是一位大臣向她讲述过的《左传》中的一句：“勿使滋蔓，蔓难图也。”的确，在她垂帘听政的数十年间，这句话曾给她多次提醒。每当她窥测到国土上有任何一点不祥的火星，或谛听到有任何一声反叛的音响，她就象一头母狼似的支起耳朵，耸起颈毛，恶狠而又准确地向那方向扑去。在这方面，她绝不象一个仁慈怯懦的妇人，而有的是野兽般的残戾和机警。因之，在她片刻沉哦之后，颜面上的神经抽搐了几下，立刻就下定决心，用朱笔批准了军机章京代拟的一道谕旨，那里有几句话是：“著步军统领衙门、顺天府、五城御史，严密查拿，遇有破获，著即从优议奖。并著通过各直省将军督抚，一体从严缉拿，以清盗源而靖地方。”总之，她决不能让乱草滋蔓，一定要斩草除根。她在拟旨上留下的朱笔御批，彷彿已透现出“盗匪”们的殷红血迹了。

批阅完第一组奏折之后，那拉氏想休息一会。身体在御椅上略微挺直，双目凝视着玻璃窗外的雪后景色。也许是因为她看到了窗外树上结满了美丽的雪凇吧，她感到有些寒冷，做了一个团手的动作。在她身旁侍立的李莲英何等眼尖，赶快让小太监把火盆移到西太后的脚旁，并给另外一个太监丢个眼色，让他进茶。

炭火盆被拨亮了，暖阁里的空气微微烘热。这时，一个长相挺笨拙的太监进屋，向那拉氏跪献一碗热茶。那拉氏揭去碗

盖，轻轻呷了一口。不知为什么，她忽然对进茶太监开口问道：“外边天气冷吗？”

那个太监进茶之后，跪在一旁，正以一种敬畏得近乎痴呆的面容在望着西太后。听到一声问话，他慌悚起来，答话时连献县的乡音都带出来了：“奴才回老祖宗的话：今儿格天气生冷生冷的。”

不料这句话答糟了！那拉氏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忌讳，“生冷生冷的”这个词儿，触犯了她的忌讳了。她脸色陡变，面部神经紧张地抽动一下，苍白着嘴唇喊道：“拉出去！给我打四十板子！”

在门口侍立的两名太监，立时把进茶太监两腋一掐，象拖死狗般拖了出去。进茶太监吓得两眼发直，膝盖象被人揭走了一样，一架出门，便瘫倒在石阶上。

经过了一刻钟之久，那拉氏的怒气方才平息。暖阁里，西洋自鸣钟打了八点，那拉氏由人搀扶着，慢腾腾地升上正殿的宝座，传令“叫起”。

今日被“叫起”的，是军机处入值的几位大臣。听得一声“叫起”，太监们揭起毡帘，几位军机大臣便毕恭毕敬地鱼贯而入。李鸿章是不在了，他刚在几天以前被那拉氏外放为两广总督，已然赴任去了；礼亲王世铎又请了病假，所以，今天便由号称“次辅”的内阁大学士荣禄领头了。其他跟着进来的，是刚从江南一带奉旨按事归来的协办大学士刚毅，以善于趋和承意闻名的汉人协办大学士王文韶，礼部尚书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启秀，汉人刑部尚书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赵舒翘。他们进屋后，以娴习的身段，在天颜咫尺的地方，摘帽叩头，跪请老祖宗和皇上的圣安。然后，又一个个戴好帽盔，恭肃地

跪在军机垫上。

那拉氏眼光横扫，数了数在下面跪着的人，一共是五位。在他的心腹重臣中，只有徐桐不在此列。徐桐因为年老多病，前不久辞去军机大臣职务，现已不在军机处上行走了。

照例是由那拉氏先开腔：“你们有什么要奏的？”

别人都不吱声。因为荣禄位居班首，当然是由他来负责应对的。

荣禄首先禀奏的，还是所谓的“山东教案”。那拉氏刚刚批阅完关于“山东教案”的一组奏折，自以为已经十分了解，因此，未等荣禄奏完，便截过去说道：“我已经批了。死的那个英国人，叫什么卜克斯的，拿几个土匪的脑袋赔他就是了。再道个歉，发一道谕旨，我看也就能堵上了洋人的嘴。”

荣禄准备好的一段话没有说完，却被那拉氏横腰打断，他只好眨眨眼睛，干咽下一口唾沫。

那拉氏加重了愠怒的口气，接下去说：“我就腻味山东这个地方，老那么不平静。袁世凯不是挺能干的吗？他可不能攥着刀子，手儿发颤。告诉他：小心他的顶子！”

那拉氏说完，荣禄停了十几秒钟，特意等太后的愠怒稍见平息，这才拾起自己的话茬儿，接下去奏道：“臣荣禄敬奏：这绥靖山东地面一事，臣窃以为倒不棘手。袁世凯到任以后，可谓慎之又慎，严之又严，朱红灯一派余党，确已剿灭殆尽——”

“不对！”那拉氏又打断了荣禄的话，严声说道：“朱红灯的余党有不少窜到直隶来了。”

“是，是。”荣禄赶紧表示惶恐，然而内心中却比较沉着地答道：“这一情况，臣等完全知悉。直督裕禄已有万全安